

說小史歷

義演史秘后太西



版出社說小史國

小歷史

西太后秘史演義

第十七回 一誤再誤金輪則天 前身後身臥龍諸葛

却說慈禧從同治帝梅毒發生，訓過孝哲皇后，早已盤算主張。後來聽講媳婦有孕，倘然生下個男孩，狠碍進行，心中大不自在。轉是李蓮英解說，這楊梅結毒，卽便生男，也不會長大的。何況是男女，還不可知。我個意思，是要日日派人密探，皇上的動靜，現在軍機李鴻藻，狠爲走紅。我們要拉攏他過來，才是慈禧連說不錯。所以同治帝在內宮召見鴻藻，一次這裏慈禧也招呼他過來，一次慈禧用點甜蜜手段，姓李的彷彿喫了迷魂藥，早是千依百順，在著同治帝天花傳染當兒，慈禧又攬過朝政，手諭軍機李鴻藻，老成練達，事無大小，著其代拆代行。這樣收拾心，姓李的那得不肝腦塗地。可憐同治帝病害昏了身子，睡在鼓裏，還把個李師傅當做心腹，還將這皇儲大計，密密的同他商議。若論良心問題，李鴻藻也

有點淒惶難受。及至走出宮門，一顆心便就活動了。在這沈吟利害的當兒，不料有人在他肩頭一拍，掉頭一望，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慈禧的心腹崔長禮。不消說得這崔長禮自然是個秘密偵探了。鴻藻這時兩腳滑滑的，彷彿踏了香油，不由隨著崔長禮來見慈禧。那慈禧迎著笑說：「今日皇上召你進宮，又有甚麼緊要話？」說李鴻藻知瞞不過，只得把同治帝親筆手諭雙手呈上。慈禧接過一瞧，冷冷笑了兩聲，說：「現在皇上病體如何？」鴻藻對說：「怕的是不行了。」慈禧點一點頭，登時把一紙上諭撕得嗤嗤的，做幾個仄條兒，忙轉頭叫崔長禮來，你赶快叫榮祿進宮。我同他有緊急話講，不消片刻，榮祿早趕著到來。慈禧說：「現在駐京兵馬共有多少？」榮祿說：「不滿五千。」慈禧說：「你替我分別指派，嚴守各城。」榮祿答應幾聲是：「趕忙出去布賞。」慈禧又對鴻藻說：「你今算是軍機首領，這回事要你幫我重忙。」鴻藻說：「太后有甚分付，有甚辦法，老臣沒有不遵。」慈禧說：「這件事只須如此：（且不说）說明觀下文自知。」鴻藻早是喏喏的答應。慈禧指撥已定，却好恭親王的女兒

昌壽公主過來談話。諸位這昌壽公主既是恭王的女兒何以同慈禧連絡要曉得當時東西兩宮因著膝下承歡乏人都選擇宗室或外戚的公主郡主格格以爲養女。東宮慈安最喜愛的是自家的姪女七格格。西宮慈禧最喜愛的是恭王長女昌壽公主。這昌壽公主原嫁的額駙因幼學蚤死做了孀居性情敏慧而又讀書知禮。平日慈禧同他談論些經史及朝廷的掌故。這公主都能對答如流。論慈禧爲人雖說是奸刁巨猾然而心底裏能別白涇渭對於恭王非不知其公忠愛國。不過是政見不投對於昌壽公主則又一意憐才不時招呼過來談談正經。當時慈禧在宮裏有兩種樂意。一種是愛李蓮英講那趣話。瞎三話四藉此沁脾一種是同昌壽公主引經據典講些正經這叫做莊諧并用（補敘前文未及）這時昌壽公主到來却受著他父親恭王密意一來窺伺慈禧動靜二來因皇上神情不妙臨時恐有變故也好叫公主維持其間。慈禧是個明白透漏的人這來意豈有不知。畧談幾句便起身說。咱們何不前去瞧瞧皇上公主連聲答應幾圈。

是。是。是。遂跟隨慈禧趕到皇上寢宮。那知才進宮門裏面已是鴉飛鵲亂。一片哭聲。原來同治帝同孝哲后因著李鴻藻走後。眼巴巴等著回復。久久不得音耗。知道有變。皇上是體弱氣虛。陰陽不接。這一急躁。說變就變。孝哲后正在七橫八豎。猛聽皇上一聲啊。接著氣急痰喘。神智昏迷。再叫不應。忙喚兩個宮監分頭去請。慈安及慈禧。懿妃獨不給信。西宮一會工夫。東太后和兩個妃子趕來。皇上強睜龍目。欲哭無淚。慈安早抽抽噎噎的放起悲聲。他老人家一哭動頭。那孝哲后和慈禧。懿妃更忍不住。這一陣號啕。真是哀過行雲。痛裂金石。這裏驚天動地。恰恰昌壽公主已扶著慈禧過來。論母子天性。自然別的話不講。先須痛哭一場。那知老婆子胸有成竹。先將孝哲后扯拉過來。說現在主子已儘這樣。你却有些麼主張。孝哲后哭著說。我不過一死。慈禧哼的冷笑。兩聲說你的主張。我也知道。現在天都黑了。皇上沒死。你已瞧我不起。皇上一死。你還了得嗎。孝哲后知道所謀敗露。就借李鴻藻身上痛切發揮。說這姓李的要算是衣冠禽獸。忘八無恥。皇

上待他恩典不薄。把他當做先生。還要門生媳婦見禮。他不該離了皇上。便另換著一副心肝。這老奸巨猾。怕不大清國的江山給他送掉嗎。慈禧又狠狠冷笑。說你罵姓李的給我聽。我且不管我要問你。你在這裏算個甚麼。孝哲后也不顧得挺撞忙說。我是皇上冊立的皇后。坐的輦子。由中門走進。却不似人家走著旁門。名色不正。原來國家體制。冊立皇后是由正門而進。其餘妃嬪總走的旁門。這句話分明戳著慈禧的心眼。慈禧一聽。不由得怒從心起。惡向膽生。說時遲。那時快。伸手過去。就是辟扑辟扑。給孝哲后兩個嘴。掌子。昌壽公主趕過來拉扯。可憐孝哲后的梨花淚面。登時已起了紅潮。慈禧嘴裏還連連嚷著。潑婦。孝哲后正欲拚命。早是慈安哭說不用鬧了。皇上已是咽氣了。慈禧這才過來。貓兒哭老鼠放些悲聲。那孝哲后本蓄意殉夫。一時不及轉身。認準個柱子。便一頭撞去。好個昌壽公主。眼尖手快。瞧著孝哲后身子一彎。頭頂一低。攔腰一把抱住。先是公主跌坐下去。孝哲后也就跌坐在公主身上。喘息畧定。昌壽公主便叫聲我的后母。

我的嫂嫂。你千萬不要如此。你是個雙身人。將來生下阿哥。要算皇上的嫡脈。你這些苦楚。我回去告給我爹。聽請他老人家。拏出主張。總叫你不受凌辱。（言之中肯。隨手引起下文。）孝哲后聽了這句暖人心的話。忙抽了一口氣。說我的死。活總看皇叔的做手如何。一切哀懇我姐姐說罷。站起身來。昌壽公主也扶著柱子。起立。蹙過御床。皇上是一靈不昧。早已龍御上賓。此時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禮親王世鐸。軍機大臣李鴻藻。翁同龢。早已聞信入宮。諸位別個皇上臨終。總有一番遺囑。兩三個顧命大臣。獨有同治帝賓天的時候。宮裏鬧得鴉飛鵲亂。幾個旗婆子。哭得煙霧交加。若論顧命大臣。那就要算師傅李鴻藻了。無如這個李鴻藻。利祿薰心。畏首畏尾。皇上懇託他的事。他總不能辦到。不但不能辦到。還要。在慈禧那邊獻勤。這種取巧法門。我這部小說中。却先後兩見。這次李鴻藻孤負同治帝。後來袁世凱孤負光緒帝。蕭規曹隨。無獨有偶。豈不是個天造地設嗎。（忽然遠遠觀著後書所謂靈心四映。）閑話少絮。慈禧見著一班親王大臣哭臨。

忙擠出一副急淚。大放悲聲說：宗社不靈，皇家薄福。皇上正在英年，又遭此大變。今日倉猝之中，不能定議。且時候不早，諸事紛亂。明早一準在養心殿，是在朝滿漢人員、文武百官都要齊集一個不能躲開。恭親王奕訢等連連答應。幾聲是。好個昌壽公主，就借著大行喪事，同父親接談接談，暗暗說些緊要。恭親王只是點首。一會工夫，親王大臣退了。慈安慈禧各自回宮。這裏孝哲后同慧妃懿妃伴靈，并留著昌壽公主，無庸交代。到了次日黎明，那養心殿上已黑壓壓的聚集多人。甚麼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八分公同那軍機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無不寧心靜氣。鵠候議事不多一刻。慈安慈禧已是駕到大家行過常禮，兩宮並坐。慈安心下盤算，方欲提出恭親王的兒子戰澍。諸位我要趁此交代一句。恭親王原有三個貝勒，長戰潤，次戰澍，又次戰激。因同治帝治游好穿繡花黑衣服，恭王責打用鎖練子鎖了。後來也是楊梅結毒，陡發天花送命。百忙中忽將戰激一。提。回。映。前。文。戰潤比同治帝大一歲，戰澍比同治帝小一歲。慈安擬立戰

謝。到。是。體。貼。兒。媳。的。意。思。不。料。這。句。話。才。到。嘴。邊。慈。禧。忙。用。話。割。斷。高。聲。發。言。說。現。在。皇。后。雖。屬。懷。孕。未。知。何。日。誕。生。今。日。召。集。計。議。就。是。目。前。儲。嗣。問。題。恭。親。王。第。一。個。領。班。他。的。位。望。極。高。分。際。極。密。昨。晚。聽。他。格。格。昌。壽。公。主。說。話。因。這。慈。禧。欺。負。皇。后。太。甚。不。由。得。忿。火。中。燒。當。即。放。響。聲。音。說。大。行。皇。上。是。個。中。興。令。主。皇。后。又。極。其。賢。明。今。日。皇。后。沒。有。懷。胎。自。然。是。別。謀。儲。位。聞。說。皇。后。有。孕。行。將。足。月。嗜。們。且。秘。不。發。喪。一。俟。皇。后。坐。蓐。臨。盆。如。果。生。下。皇。子。理。應。嫡。派。嫡。支。承。嗣。大。統。萬。一。生。女。再。議。旁。枝。入。繼。不。遲。這。一。句。話。還。未。講。完。大。家。憑。著。良。心。無。不。極。口。稱。是。此。時。慈。禧。后。不。慌。不。忙。擡。起。玉。手。一。搖。說。恭。王。所。議。未。嘗。無。理。大。行。皇。上。是。我。所。生。我。豈。不。願。嫡。派。嫡。支。承。嗣。大。統。但。左。宗。棠。勦。回。未。平。雲。貴。一。帶。又。有。回。匪。杜。文。秀。馬。連。陞。等。聚。衆。起。事。諸。位。都。是。有。經。驗。的。如。說。朝。廷。秘。不。發。喪。一。張。紙。怎。麼。能。包。得。住。火。且。皇。后。生。產。未。知。何。日。生。男。生。女。更。不。可。預。定。以。我。看。來。此。議。斷。不。能。行。軍。機。大。臣。李。鴻。藻。當。下。順。著。慈。禧。意。旨。忙。說。這。虛。浮。不。實。的。事。瞞。得。過。一。時。

却瞞不過久遠。還是趕定儲位的好。（如見其心）慈安這時却不能忍耐。唧唧噥噥的說據我的意思。恭王公忠爲國。輩分最親。功勞較大。以嫡派近支而論。莫如立他兒子載澍。這一句未及講完。恭親王早跪地碰頭。連稱不敢。諸位這慈安如擎定主張。講出一個應該承繼的道理。不怕慈禧再奸。再猾。這件議案。到未易打消。無如慈安短於口才。拙於強辯。恭王只是碰著響頭。慈安只是頓口無語。慈禧登時把手一搖。說這事不可勉強。恭王既不願意。還得另提（一句過門）說著把一雙眼睛。瞧著載淇。慈安又趁勢發言。說載淇的兒子溥倫。我看也很好。的依著承襲的順序。用溥倫做個大行皇帝嗣子。這到沒有推敵。當下載淇聽了。也就跪地碰著響頭。口稱不敢。慈禧這時。擊出他全副精神。看家虎的本領。當下把臉色一沈。說這皇帝的寶位。大清國的江山。不是隨隨便便。當做送禮個盒子。託銷的那溥倫。是載淇之子。載淇是出嗣奕譞。算個冢嗣。嗜們將就點。把溥倫入繼大統。豈不叫奕譞無後嗎。這事却不妥當。恭親王忙著抗聲說。以臣看來。却是

妥當之至。古今來以兄傳弟，終屬牽強。以父傳子，方爲正當。如說溥倫是已經出繼過房，不應入承大統。那明英宗不是出繼過房嗎？他如何能入承大統？凡事得個先例，咱們就可仿行。慈禧被恭親王這場搶白，急得渾身發抖，偏偏的人急智生，暗暗一想，他既拏史事來扳駁我，我也可拏史事抵制他。那明英宗不是有土木之變，被也先擄去嗎？我用這話駁倒他，看他如何對答。當下把手一搖，忙說：「皇叔且莫提明英宗，咱們今日要找個順順遂遂的皇帝做個比例，似那身爲降虜，失陷外番，那先例是不能採用的。依我意思，醇親王奕譞的兒子載湉，狠爲合格。恭親王聽到這裏，早知道慈禧的用意，早知道這齣戲是這老婆子安排得定定的。如果上他的圈套，必然又要垂簾訓政，必然孝哲后是不得出頭，不但孝哲后不得出頭，便是慈安也狠受危險。當下顧忌不了許多，忙握拳透爪，氣忿忿的說：「現在國家多故，我講秘不發喪的稿子，既不能用，難道幼主臨朝，母后當國，這也算萬全政策嗎？載湉今年不過五歲，等到歸政，至少十三四年，恭養前途，何堪設

想慈禧。這恭親王。怒氣衝天。只是合合的冷笑。說現在大行皇帝死未瞑目。這立儲的事。是要立即解決。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你的主張。是要立溥倫。我的主張。是要立載灃。我們何不用個投票的方法。是在這裏會議。不問滿漢人員。皆有選舉權。那載灃和溥倫。皆是被選權。出於各人心裏。我們不去干涉。這個辦法。是否可行呢。恭親王未及答話。早是軍機大臣李鴻藻說。這種辦法。至公至允。直截了當。原來預議諸人。早受過姓李的運動。昨日慈禧同鴻藻咬個耳朵。叫他如此。就是這投票的作用。（說明作用）這時滿漢臣工。早有大多數的躍躍欲試。一聽著投票選舉。無不極口贊成。慈安不知就理。說聲你們便這樣去做。我現在方寸已亂。不知怎樣是好。這時恭親王孤掌難鳴。僅有兩三個心腹。順著他的意思。票投了。溥倫其餘都受過運動。都一派的傾向慈禧。揭開票子。由李鴻藻唱起。名來。左一個載灃。右一個載灃。固然唱的麻煩。那聽的也覺麻煩。恭親王是懊喪。不過慈禧是快活。不過這裏載灃當選。慈禧早笑向慈安說。姐姐。這事是從天

理國。法人情做起。免不得妹子。又要同姐姐操勞了。（得意之筆）慈安說。愚姐才具短絀。那能及得妹子。今日這道手諭。就煩妹子動筆。慈禧更不推讓。忙忙擬個稿紙。說大行皇帝遽爾升遐。未有儲嗣。今由兩宮召集滿漢臣工。僉以醇親王奕譞之子載灃。較爲親近兄弟。及古制可稽。准以載灃入嗣。大統暫由兩宮訓政。此諭中外知之。諭稿擬就。當由兩宮加蓋印璽。趕傳載灃入宮。此時醇王的妃子那拉氏。得了這美滿消息。自然感激胞姐。忙抱著載灃送入內宮。慈禧親接過來。抱向大行皇帝床前行禮。先下喜詔。後下哀詔。種種手續。都與咸豐帝升遐儀節無甚分別。諸位讀過我這小說第九回十回。自然明白。那宮庭禮節。無用在下絮聒。但是禮節雖同。情形不同。同一兩宮垂簾。母后訓政。在咸豐帝升遐時。會那是名正言順。義不容辭。今日同治帝升遐。明明有個孝哲后。明明孝哲后還懷著龍胎。雖說生男生女不可預定。秘不發喪。未足爲訓。然不爲立子而爲立弟。慈禧只顧自家垂簾施展。那金輪則天手段。豈不叫大行皇上絕嗣。置孝哲后於死地。

嗎（逗起殯節）孝哲后在昨日便要碰柱覓死却被昌壽公主拉住眼巴巴只等恭親王替他仗義直言此時知道恭王力竭聲嘶又瞧著慈禧抱了載湉進來當下拏定主張便暗暗翦碎些金屑趁這亂烘烘忙理喪事可憐他毅然決然竟喫下許多碎金不消一半日工夫腸腹寸裂等到昌壽公主趕來慰問已是臥到龍床奄奄一息急給信兩宮營救無濟慈安是痛哭號啕狼覺捨不得這愛媳慈禧竊喜拔去眼釘還議論皇后福薄不能母儀天下你道是忍心不忍心呀（可爲痛哭）這裏忙辦後事自然又下一道哀詔布告中外從此又是兩宮垂簾改明年爲光緒元年這光緒帝是由慈禧撫育幼孩家離著生母日夜悲號甚麼叫做皇帝錦衣玉食位登大寶一概是不知道的慈安遇事推輿裝瘋恭親王因意見不和也就灰心引退只有軍機李鴻藻大權在握翁同龢孫毓汶又派做幼帝的師傅一班外戚其中最得寵的是個榮祿這榮祿充任步兵統領狠有了年代不是不忙升遷因這重要位實一時沒有替手榮祿趁這慈禧復行訓政的當兒

便覬覦那北洋大臣位。實無如李鴻章是個重要人物。當這新君卽位。如何更動榮祿。不時來私謁慈禧。同那李蓮英更密切要好。哥哥姐姐。狠爲親熱。不但官監同他混合。一氣便是。慈禧懿妃及那班宮娥采女。都因榮祿是慈禧的內姪。老佛爺的紅人。諸位這慈禧。何以又稱做老佛爺。因爲他老人家。尊無二上。性又好佛。所以宮裏替他上了這個徽號。這時宮闈穢濁。更甚從前。這老佛是參的野狐禪。念的歡喜佛。加個榮祿。不男不女的在內。更是魚龍混雜。鳩鴆爲媒。在這光緒一二年間。內覽的勢力。已是根深蒂固。若論造孽。因必有孽果。豈不是外界風潮。又要趁勢發動嗎。偏偏金輪則天皇帝。也會有絕大幸福。甚麼新疆的回匪白彥虎。馬化龍。滇黔的回匪杜文秀。馬連陞。在這個當兒。都被我們官兵打敗。那在雲貴督兵大臣叫做岑毓英。在新疆督兵大臣。便是左宗棠。兩處的紅旗報捷。都在這時候到的。可惜在下一枝筆。不能雙方並寫。我先要補敘那左宗棠征回情事。

(隨筆轉換隨刀改味) 記得同治七年。左宗棠同李鴻章合兵勦擒。當時大功

告成。朝廷督促宗棠前往陝甘，趁勢勦回。總計大兵十萬，戰將若干，有前在浙江攻打毛賊立功的，有後在直隸山東平捻得勝的，還有中途來營投効的，甚麼高連陞、周紹濂、魏光燾、劉端冕、黃鼎、雷正綰、陶茂林、李耀南、李輝武，都是一班富有經驗、深明戰術的人才，最得用的，還有四人：一爲劉典，已署任山西巡撫；一爲張曜，一爲劉松山，一爲劉錦棠。這錦棠是松山的姪子，在勦捻的當兒，叔姪兩個戰功已不少。張曜更是個能征慣戰的宿將，前征張洛行，後征張總愚，大小數十百戰，積功已至總兵。姓左的有這些雄兵，戰將憑著他一肚子臥龍經，濟早已目無全牛，儼然以諸葛孔明自居。用的圖章，或稱老亮，或稱古亮，不如今亮，到得陝西，他早規定了三路進兵的計畫：一是派著劉松山、錦棠叔姪，由綏德取道花馬池，直搗金積堡的老巢，是爲北路；一是派著張曜，由秦趨鞏，橫掃鞏昌河狄的圓匪，是爲南路；一是左公自與劉典督率大兵，盡驅陝回入甘，是爲中路。布置已定，三路遂同時進兵，不怕那些翻眼睛的回子，平時借著毛賊捻匪，壯些聲威，到這

個地步早呼應不靈。節節退後。諸位必有一句話要來問我。這回匪白彥虎馬化龍因著甚麼他們要乘亂殺入內地要曉一班回子翻起眼睛是認不得人的俗語講得好。龜衛回徒切莫交一種是做烏龜的他算忘八無恥同他交好不是要穿蓑衣便是給我一頂綠帽子。那是不可交的一種。是衛籍辦屯田的他算一味抗糧牛鬼蛇神不得一副正經臉色。那也不可交的。至於回子一種十個有九個摳心凹膽在下曾有一個朋友又喫回教家裏又辦著屯田妻子女兒又幹些皮肉生涯外面大披大挂好像是個好人。簡直他的心術比畜生不如。我瞧見他的影子早遠。刁刁走開生怕同他走路換掉我的大骰（任意謾罵必有感而發。閱此亦足醒脾。）閑話少敘。講那新疆白彥虎却是張格爾的遠房外甥。在嘉道年間兩次征回。第一次是長齡楊遇春。第二次是那彥成楊芳。可算由嘉慶七年直打到道光八年才把逆回張格爾捉住解京梟首。此回白彥虎替阿舅報仇趁著內地毛賊捻匪大舉他便勾結了甘肅回匪馬化龍那姓馬的又勾結陝西回匪。